

15.16

博興文史資料

第二輯



附錄一稿稿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博興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HL26/35

博兴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一九八五年三月

予嘗為故鄉而謗謗橫也、
整以堅甲盾、刀兵收拾
以待其後、政策准備着
抗秋風

故鄉王昌奎山晚晴詞

一九八六年元旦 實學齋

博愛政協常委

張光中同志

才子無畢賓，抱負竟成遺恨。
晚半時逢幸運，正準備齊心
協力，抒國化；

蒙君風塵，何故落得孤影。
通奉血氣失調，誰料左一片
肝膽，變煙空。

博愛政協副主席

張雷白敬輓贊

目 录

李天佑烈士传略	党史办供稿	(1)
抗日斗争二、三事	王郁亭	(5)
血战东王文	马千里 朱福修	(13)
王家桥战斗	王金声	(19)
活捉竹田	马尚礼 张守业	(27)
智取申盟亭	任芳庭	(32)
永载青史、万古流芳		
——几座烈士碑碑文	马千里等	(37)
随军长驱三千里 押解俘虏立战功		
——记渤海子弟兵团支援前线的事迹		
	王玉梓整理	(43)
战火中的担架队	马道远	(49)
博兴旅济同乡会与还乡团	常英 郝超尘	(61)
盘踞博兴的周胜芳(连载)	常 英	(67)
民国前期(1912—1936)的博兴教育		
	黄悦新	(87)

耀南中学在博兴 王苇塘 (96)

与傅昌父老书 骆宾王 (103)

浅谈博兴县出土的北朝石刻线画 李少南 (113)

元宵佳节话灯谜 黎汝清 (121)

博兴民间歌曲艺术 任传忠 (130)

博兴柳编 刘培安 (146)

博兴天主教的传入、发展及现状
..... 杨统一整理 (157)

关于征集陈竹村同志革命史料的启事
..... 文史办 (165)

李天佑烈士传略

(一八九四——一九三二)

党史办供稿

李天佑同志字惠民，系博兴县衙坊公社高渡村人，是博兴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天佑同志自幼天资聪颖，爱好学习。他在八九岁时才去附近的王浩村读了几年私塾。他做学生时期，一直勤奋攻读，早起晚眠，特别刻苦认真，学业成绩优良，受到了塾师、同学及乡亲们的称赞。

他从学校回到家时，才只有十四五岁。此时父亲又下了关东，他为了减轻母亲的劳动，就顶着一个成年人干活，帮母亲种那三亩薄地。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代价，还是不能使一家六口人更好地糊口。

正因为他聪敏过人，记忆力强，在家劳动仅年余光景，从师于乡间的老艺人，便学会了好多出洋琴戏（即现在的吕剧），并且成了村上的优秀演员。

为了帮助母亲解除生活上的重压，仅有十六七岁的天佑同志便干脆跟着老艺人外出唱戏了，计有三四年的时间，一直在博兴周围的几个县里演唱卖艺。

其舅父总感到甥儿如此下去，就白白瞎了念的书，便强

拖硬拉地把他领回家中。舅父并通过多方的周旋，在本村给他设馆教了私塾。从此他又开始了教书生涯。

精明强干的天佑同志，干一行爱一行。通过几年的刻苦钻研，教学相长，业务水平提高得很快，传授的知识准确无误，因而学生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一时成为四乡颇具大名的好教师。

声望有了，名气大了，被地方上的财主、学究和上层人物所羡慕。只有二十四岁的天佑同志，就被龙河镇的大地主牟恒澍以高工资聘为家庭塾师了。他忠于自己的事业，在教学上一如既往，进一步赢得了周围群众的嘉许，同仁们也为之翘拇指。

深孚重望的李天佑，只在龙河教了两年书，又被村上请了回来。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夜以继日地研究教学。他为招收更多的贫苦子弟入学，主动降低了学生的束修，继续过他的清贫生活。高渡村早期的共产党员张仿、封心田、封申田等都曾从师于他。

在城乡废除私塾、兴办学堂的改革中，教师得经过县里统考，合格者才得录用。快三十岁的李天佑同志在县考中榜上题名，被县里任命为正式的小学教师。先是被派回本村，一九三二年春节后被调往四区的城王村任小学教师。

他十几年如一日，严格要求自己，关心爱护学生，对学生做到了循循善诱，不曾体罚过学生，受到了所在村子的学生的敬重。早在一九三〇年，他从同乡张静源那里接受了新思想，受了马列主义启蒙教育。鉴于他出身贫苦，思想进

步，静源同志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城王村任教期间就以教书为掩护，积极搞党的活动了。他白天努力于教学，夜间则四乡串连，到处奔走，博兴四区不少村子被他的足迹踏遍了，建立了党的许多外围组织。一九三二年的博兴“八四”农民暴动，他是组织者之一。

农民暴动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参与人员不得不化整为零，纷纷转入了地下。由于他活动隐蔽，身份未曾暴露，仍坚持在城王小学这个阵地上。

一天深夜，在暴动中已暴露身份，而且受到反动政府通缉和追逐的李相韩同志，去胶东找党组织请示汇报，仆仆风尘地闯进了他的宿舍。天佑同志机警地问：

“发现有没有人跟踪盯梢？”年青的相韩说：“没注意。”他安排相韩睡下后，便拖着几夜未得休息、疲惫至极的身子为相韩警戒。不一会，村上的犬吠声与人的嘈杂声合成一体。天佑同志准确地判断：是敌人追来了。他立即将相韩唤起，命令式地让相韩脱下了有着接头暗号的衣服，自己穿上。两人迅速地从后院越墙冲出了村子。

拂晓，他俩正在离村很远的一口井边的池子里洗脸时，从四面包围上来的敌人已经逼近了。他果断地叫相韩把枪扔到井里。没等他们离开，敌人就把他俩逮捕了，与很多群众一起关进了博家园子的一所家庙里。他趁群众被放走的刹那时间，告诉相韩设法逃走，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次大逮捕，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李相韩。当匪首傅象坤审问时，天佑同志主动承认自己就是李相韩。继而敌人又把他俩关进了东

厢房内。天佑同志说：“看来这是叛徒的告密，想脱险是很难了。我承认了是李相韩，敌人对你的注意力放松了，当他们送我们去县城时，我掩护你，你尽量设法逃脱，去完成任务。”

不出所料，翌日，八个敌人押解他们俩顶着烈日上路了。当走近高粱地时，他点头示意相韩寻机离去。未几，在一片高粱地旁有一老农正在用辘轳车水浇地，他便要求押解人员让他到井边喝点水。因敌人也渴得要命，就答应了。当敌人又是喝水，又是洗脸时，他再次示意相韩赶快逃走。相韩几步就钻进了高粱地，敌人慌忙开枪射击。此时的天佑同志，为了引开敌人，自己向相反方向跑了几步。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将天佑同志绑得更紧更牢了，小心谨慎地把他解到了四区区公所所在地——兴福镇。

同志们听到李天佑被捕的消息后，莫不恸哭流涕，并积极设法营救。国民党县长亲自到场审讯。天佑同志大闹了法庭，气急败坏的敌人没问三言两语，就决定将李天佑同志判处死刑。

临刑时，他神态自若，毫无惧色，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残忍的反动派竟将他的头颅割下，挂在兴福镇东南角的路旁柳树上示众。时年三十八岁。

李天佑同志为保护革命组织和同志，舍弃自己的生命，替李相韩同志献身，他这种无产阶级的高风亮节，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至今在博兴境内广为传颂。

抗日斗争二、三事

王 郁 亭

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九四三年的时候，蒲台县（一九五六年并入博兴）的对敌斗争仍然是十分艰难困苦的。敌人频繁地进行“扫荡”，反复“清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制造大片无人区。同时，在我根据地设立炮楼、据点，挖筑封锁沟、墙……，妄图通过这种极其残酷、毒辣的手段，进行封锁蚕食，灭绝我军赖以生存的条件，以达其征服中国人民，进而灭亡中国的目的。

压迫愈烈，斗争愈强。广大人民群众被掠夺、被侮辱、被折磨、被杀害，这更点燃起民族仇恨的怒火。随着全国抗日武装斗争浪潮的不断高涨，蒲台军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时我所在的蒲台县大队遵照党的指示，紧紧团结依靠群众，组织发动武装群众，坚持“敌进我进”的政策，采取分散穿插在敌人据点、炮楼之间，适时集中以打击敌人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巧仗、打小仗，积极主动地与日伪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

刘善人家伏击战

日伪军为了封锁黄河下游两岸及南北渡河交通要道，扼制和围困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沿河村庄修建了许多据点和炮楼。他们除了在道旭、玉皇堂等地构筑了一座又一座炮楼和据点外，又在乔家庄日夜赶修据点。但敌人因为害怕我军的突然袭击，破坏其修筑计划，就不断向我常活动的地方——刘善人家村（现属博兴县乔庄乡），派出部队进行“扫荡”、“清剿”，每天大约七、八点钟，以伪军百余人的兵力，首先包围刘善人家村之后，边搜索，边清查。当一无所获时，就留下少数人作为警戒，其余缩回乔庄据点。

我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摸清并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为了打击敌人，迎接全国抗日胜利的到来，决定首先在刘善人家村打一场伏击战。

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夜风习习，寒意尚未退尽。我们集中了一个连的兵力，趁着黑夜，穿过一座座日伪据点，悄悄地进入离乔家庄敌人据点仅有几里路的刘善人家村埋伏下来。长期的战斗生活，使每个战士都早已习惯于昼伏夜行的活动。大家都明白：当时整个蒲台县只剩下三教堂和洛车李两个村子的根据地了，由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不慎，便会招致不可估量的严重恶果。所以，有的同志说：“我们这次战斗是在‘虎口里拔牙’，不但要用点力，而且要机智灵活。”

夜，静得出奇，黑乎乎的村庄沉睡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上，只有远方偶尔传来断断续续的一、二阵犬吠。部队按战斗计划分散埋伏在村内。我看着表上的指针一秒一秒地走着，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六点三十分了，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兵荒马乱的年头，老百姓不敢起大早，都呆在自己破旧的屋子里。这时，敌人据点的方向还是没有动静。究竟怎么回事？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还是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四周的一切，只见战士们一张张面孔显得格外严肃而认真。焦急的眼光，相互交视着。我心照不宣地点点头，表示要沉着、耐心。

突然间，闪出一个人影，侦察员回来了。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不用说，谁都知道敌情；但是谁也没有开口。这是长期的战斗生活养成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怎么样？”副司令员程绪润同志轻声地问。

“敌人分两路来了。”侦察员回答。

象是听到了命令一样，同志们立即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打开了手榴弹的保险盖，上了刺刀的步枪紧紧地握在手上，只待一声“打”的命令。

不一会，便听到一阵零落的枪炮声、喊杀声和狼哭鬼嚎似的“捉活的”嘈杂声，由远而近地传来。这是敌人惯用的吓唬胆小鬼、为自己壮胆而虚张声势的手法。对于这一套，同志们早就领教过了，因此，谁也不吭气，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严肃认真的神情，仿佛在说：等着瞧吧，看老子收拾

你！

果然，一阵混乱过去，敌人没有发现我军的踪迹，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三五成群地在村中集合了。就在敌人队伍尚未集合起来的一刹那间，一声令下，一颗颗手榴弹象雨点般地在敌人不成队形的队伍中爆炸了。顿时，街头、院内，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紧接着，战士们手持刺刀高喊着：“冲啊！”象猛虎下山，直扑敌群。在我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敌人丧魂落魄，班不成班，连不成连，乱作一团，四散逃窜。不到几分钟时间，就将敌人一个连全部打垮了。

乔家庄据点的敌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后，不知八路军从何而来，更不知来了多少，只是龟缩在据点里，盲无目的地胡乱放了一阵枪、炮，不知是为他们死难的“弟兄们”吊丧呢，还是为我军的胜利而庆贺？

过了一阵子，当敌人弄清情况来增援时，我军已沿着抗日沟转移到敌人侧后去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侦察参谋房冠廉同志肩上扛着一挺机枪。原来是他在村外担任观察任务时，趁敌人四处逃命之际，顺手牵羊截获的。这时，一个同志兴致勃勃地问：“这算‘卷帘子’战术吗？”另一个同志说：“帘子还未卷起来呢，敌人就垮了。”引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此后，在我军不断打击下，乔家庄敌人修据点的企图停止了，好似黄河水泛起的气泡那样，一瞬间就破灭了。

奇袭玉皇堂

玉皇堂（现属博兴县蔡寨乡），地处黄河南岸，是敌人伸向我根据地的一个中心据点，与蒲台城、小营等据点，成鼎足之势。中间是道旭据点，扼守蒲博公路黄河渡口。此外，敌人还在旧镇、北镇、乔家庄设有若干外围据点，构成据点网。

玉皇堂，经常屯住重兵。时有日本鬼子一个中队，伪军一个营的兵力。敌人不但白天出来扫荡，而且夜间也经常出动清乡，甚至到处张贴公告，叫嚣“夜不准外出，否则格杀勿论”！对我根据地军民危害极大。我蒲台县前大队长马前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在玉皇堂附近，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而牺牲的，部队也受到严重损失，致使蒲台县的对敌斗争形势一度转入低潮。

一九四三年秋，反“蚕食”斗争刚结束，村子里到处是断垣残壁，被敌人烧毁的房屋，余烟未完全消失。群众正在重建家园，一见到自己的子弟兵来了，纷纷围拢过来，愤怒控诉敌伪军烧杀、掠抢的法西斯暴行。对于玉皇堂的敌人更是恨之入骨，要求消灭敌人，报仇雪恨。因此，袭击玉皇堂，打垮敌人的嚣张气焰，提高我军民斗争信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其重要意义。

玉皇堂分东西两个据点，犄角相对。西据点五个炮楼，东据点有四个炮楼，两个据点都有数丈高围墙，相距五十公尺，能直接观察与相互支援。围墙外挖有两道外壕，壕深丈

余，夜间，外壕两侧每十数步，挂油灯一盏，炮楼上的哨兵借助灯光窥视四周动静，稍有风吹草动，便鸣枪壮胆。真可谓工事坚固，戒备森严。敌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壕深，深不过我们对敌人的深仇大恨；

墙高，高不过我们战胜敌人的高昂斗志。

为袭击玉皇堂敌人，我们充分发扬了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出谋划策。同志们一致认为，只要我们能在通过敌据点两道外壕时，将外壕两侧的油灯扑灭，不使敌人过早发现我军的行动，以巧妙的动作，迅猛的行动，突然间闯入敌人据点炮楼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一定能打败数量上、装备上占优势，而且占据着深沟高垒的敌人。为了拿下这个有战略意义的据点，我们又根据玉皇堂的地形、工事情况，进行了多次战斗演习，并从思想上、物质上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一九四四年春，阳历三月上旬，我们获悉玉皇堂据点的大部分敌人被调去进犯我根据地，据点里只留下两连伪军防守的消息，这正是我们捣其老窝全歼敌人的好机会。我们迅速集结了三个连的兵力，从大庄乘着夜色出发了。这夜正刮大风，我们到玉皇堂北侧时，已是午夜时分。残月挂在西天，斜射出微弱的淡光，敌据点外围的油灯已大部分被风吹灭了。玉皇堂的敌伪据点，笼罩在铅灰色幕帐中，看去就象两座大坟墓一样。几盏残灯，在北风中跳动着，仿佛在替他们招魂似的。

部队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开始行动了。

通过敌人外壕，占领冲锋位置。

“开始爆破！”命令刚传下去，轰隆一声巨响，打破了临战前那种静得可怕的气氛。接着，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战士们冲锋的喊叫声骤然而起。第一梯队以惊人的快速动作同时冲进了东西两据点。敌人还在梦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八路军攻了进来。有的在院子里乱作一团，六神无主地四处乱跑；有的未钻出暖和的被窝，一个个目瞪口呆，在床上当了俘虏。一个伪军官在我战士面前吓蒙了，突然感到刺刀顶在背上，一时无奈，卜通一声跳进了院中的水井，送了性命。

火光映红了夜空，大部分炮楼、碉堡已被我军相继攻占。这时西据点部分残敌被压缩在一个角落里，顽抗待援；东据点残敌龟缩在一幢老式台屋里进行顽抗。我军几个战士机智勇敢，爬上屋顶，揭开瓦片，痛歼敌人。少数敌人用机枪向屋顶扫射，打的瓦片七零八落。这时，我战士居高临下向屋内投掷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但敌人还是不投降。我与政委郑海亭研究：一边喊话瓦解敌人，一边组织爆破，力争在天亮前结束战斗。

不久，巨大的爆破声响了，但由于敌人扼守的古老台屋，屋基台高，爆破效果不够理想。就在这时，附近据点的敌人来增援了。在敌强我弱，又将近天亮的情况下，为了争取主动，避免陷入不利境地，即组织部队撤出战斗，安全转移。

这次战斗虽然未能全歼玉皇堂守敌，但是在蒲台人民的支持下，达到了我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锻炼提高我军战斗力，振奋人民斗争精神的预定目的。